

阿占专栏 词与物

书心书影

人间小景

春潮鱼 岸上花

阿占

春潮鱼。从立春到惊蛰，黄河凌汛时节，冬眠醒来的梭鱼集群游往入海口觅食。它们睡了整整一个冬天，腹内杂物几乎为零，最是肉质丰厚鲜嫩之际。

青岛，开凌梭打头，春潮一天比一天涌动。胶州湾大沽河、墨水河、白沙河、李村河等入海口，渔家每天凌晨时分撒网捕捞，天亮之前捞起上百斤，不必拿到市场叫卖，就被守在岸上的鱼贩子抢光了。河道治理水质改善，梭鱼一年年多起来，渔家有时还能捞上鲈鱼和光鱼。

真正的开凌梭，捕捞仅限于惊蛰前十几天。这道春鲜最是最佳时间的。过了期，只能称为梭鱼而与开凌无关了。严肃而讲究的食客，一年里就静候这几天，定要尝鲜。纵是防疫常态化，也要戴上口罩，装备扎实，去岸边买回一手货——错过，便是错过了。

开凌梭的做法相当任性。青岛人似乎要把憋了一个冬天的灶上灵感凭借它宣泄而出。还是那句话，食材好，怎么做都好。懒人清炖，不刮鳞也不必剖肚，只须清水小火慢慢炖煮，炖出的汤汁乳白，盛在铁锅中，撒香菜碎和枸杞子，白玉之上红绿逢春，还等什么。

这边，开凌梭上吃相失守，那边，岸上的迎春引情愫骚动。迎春先于百花，不畏寒威，不择水土，纷纷绽放的枝条上，鹅黄小花已然团团簇簇。或栽路旁山坡，或作花篱护墙，或植岩石园内，皆乃“东风第一枝”。在青岛赏迎春，可去信号山公园、高邮路护坡、珠海路、龙江路护坡，还有城市北部的楼山公园、烟墩山公园、牛牛山公园等等。若有开凌梭尝鲜者，将山野多年生迎春老树桩移入盆中，做成盆景，一份把持春情的仪式感，可以说相当隆重了。

惊蛰后的崂山海岸，泥蚂在水湾软滩中爬行。其外壳薄透，颜色灰白。当地渔家多有从小捡泥蚂的经历，对这种指头肚儿大小的迷你海货颇有依存感。尤其在物质匮乏年代，老人少年，男人女人，退潮时穿着水鞋，提着水桶，沿滩涂走上几趟，就能有小半桶的收获。回家后清洗干净，倒进烧热的老铁锅，不加水也不加盐，反复炒，泥蚂壳变色就熟，不待盛出，掌勺人就会迫不及待地尝春鲜——用嘴夹住外壳，稍微一吸，泥蚂肉便扑进了唇齿之间，瞬间，春天来了。

三月吃泥蚂，赶海人不会耽搁，而在他们身后，十梅庵的梅花正艳丽怒放。往年三四月间，十梅庵都会举办梅花节，午后，绿萼、玉蝶等梅花品种齐聚，梅园里万株斗艳，暗香浮动沁人心脾。相传曾有十位美丽的女子在此结草为庵，结伴修炼，终于得道成仙而去，留下十株高大的梅树，花盛时节似朝霞，如瑞雪，后来才有了“十梅庵”这样一个传奇的名字。

春分前后，杏花成海，也像在下雪。最好看的杏花，要去崂山北九水和城阳棉花社区相遇。一阵风，一个样儿——先是苞蕾未放时的蓄红，人称“红蜡半含苞”。再至初放粉薄红轻。而杏花雨嫩，花开一定会伴随着春雨，所谓“杏花消息雨中声”。雨细才有杏花香，含蕊渐渐舒展成胭脂泪，暗香愈显清高。待晴空日熏，花色残白了，其实已再无含蓄。只见团枝雪繁，香气不再暗，已密集为绯香。过了三月，便是半落春风半在枝了。

杏花开时，头汛的面条鱼已经近岸。杏花落了，面条鱼的汛期远未结束。它们从外海游回近海产卵，在蓝色里布设银之舞，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闪烁。面条鱼一指长短，形如玉簪，银壳亮透，生长期只有一年多，寿命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两年。大多数面条鱼产完卵就到了生命终点，不是自行死去，就是成为食肉鱼类的口粮。面条鱼的一生似乎只为了这支银色的舞——舞中的卵，沉到水底发育，在干净的泥沙里成型，随后游向外海越冬，来年春天再游回近海赴群舞之约，产卵，死亡。循环往复。

春潮鱼，岸上有花，几道鲜味，几许艳丽，皆是万物有情，大自然的无私馈赠。时间不会停步，错过渔汛和花期，只能等待来年。让人高兴的是，四月有杜鹃，五月有海棠，六月有蔷薇，未来依然可期。



阿占，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山东文学》《芒种》《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入选“2019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小说月报2020年精品集》等排行榜与年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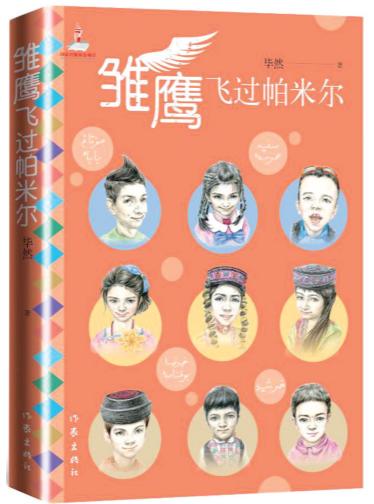
梦想的交响乐

——读毕然非虚构儿童文学作品《雏鹰飞过帕米尔》

冯晓雪

用孩童纯净的心灵去感受世界，将人性最初的美好展现于纸上，是作家毕然笔下的儿童文学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下带给我们的一汪清水。《雏鹰飞过帕米尔》正是由一篇篇独立又承接的小故事汇集而成的清泉。

诚如作者所言，古往今来，帕米尔始终是人类梦想的高地，塔吉克人自喻为“鹰的民族”，古老的帕米尔高原也承载着一只又一只



《雏鹰飞过帕米尔》毕然 著 作家出版社

“小塔吉克雏鹰”的梦想。那些稚嫩的“小雏鹰”是世居边境的塔吉克民族飞越帕米尔高原驶向远方的希望。在帕米尔高原支教的美好记忆驱使着作者记录下那些纯真无邪的孩子脸庞，书写着他们对梦想的执着与渴望。可以说这是一曲“梦想的交响乐”，用梦想的泉流去洗涤读者的心灵，成就一场精彩的精神盛宴。

高尔基有言，“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毕然的笔下正是流淌着这种心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纯净的心灵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带着信念不顾艰险地奔跑。作品中温暖的文字、潺潺的诗意传递着作者对于真善美的渴望与爱恋，贯穿其中的水滴石穿般坚韧不懈的精神打动着读者的心。高纬度与高海拔使得帕米尔高原在浮躁的尘世中遗世独立，圣洁而神秘。雪山上纯净的水哺育着一群淳朴善良的人民。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有如父亲般伟岸的身躯伫立在地平线上注视着脚下的孩子们，给予他们坚定的信仰与力量。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孩子们拥有澄澈坚毅的双眼，乐观又勇敢。在高原最艰苦的角落，那些孩子用难以想象的方式穿越悬崖绝壁和

滔滔洪流奔走求学。远方指引着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去采摘梦想的星星，宛如一只只雏鹰舒展羽翼，飞向高空。只有这样英勇的民族才可以驯服骄傲的猎鹰。像生命中流动着的血液，他们会吹奏悠扬起伏的鹰笛，会跳恣意飞扬的鹰舞，像鹰一样拥有搏击长空的壮志。

《冰山阿塔》《石头城堡下的天籁之音》《仰望帕米尔的星空》《雏鹰飞翔》记录着一个一个小雏鹰梦想的故事。塔吉克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许多孩子凭借着这样的天赋走出了大山，看到了远方的世界。《香港·香港》《走出大山的马克布夏》《小夜莺之梦》不仅描绘了孩童的梦想，还讲述着古老的帕米尔与现代化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变迁。

以儿童的独特视角来刻画那些生活中美好又温情的瞬间，是作家毕然儿童文学书写的特色。在一个个短篇之中，毕然为我们揭露了孩童成长的秘密，细腻的心理刻画呈现着孩童对于世界的感知。故事中传递着亲情的守护与友情的温馨，折射着人性温暖又夺目的微光。在展现孩子纯真无邪的心灵之外，也描绘着他们成长的烦恼：《最后一课：用鹰舞告别》中师生离别的感伤，《海日尼夏的雪纸条》里懵懂

的青春期的暗恋，《婚礼中的肖开提》记录着原生家庭对孩子幼小心灵的影响，《走出大山的马克布夏》里有成长的孤单与恐惧。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带着作家独有的敏锐感知与悲天悯人的温情，在娓娓道来中引起共鸣，给予读者尤其是小读者以启迪以思索。

在毕然优美清丽的笔下，神秘又独特的塔吉克族风情跃于纸上，字里行间拂过阵阵雪域高原的奇妙乐章。塔吉克族瑰丽的自然景观、古老的民间传统、婚嫁习俗都围绕着孩童的生活生动又具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为小读者打开一扇奇异地域的大门，在诗意盎然的文字中勾起读者的想象，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作家以内心的虔诚明净书写着爱与梦想的力量，将帕米尔高原的清风带到我们身边的同时，还将孩童纯净的心灵展现在我们眼前。温暖清丽的语言极具感染力，既符合儿童的审美趣味又能够引起灵魂上的共鸣与震撼。毕然的儿童文学作品融入了作者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与赞颂，体现了作家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与呼唤。这部凝聚了作家真实生命体验的《雏鹰飞过帕米尔》，是作家心灵深处的交响乐章，正等待着我们去欣赏、和鸣。

春花

陈安伟

那年我八岁，跟母亲去田野里挖野菜。

三月，草儿刚刚发芽，麦苗还没完全变成嫩绿，空气中还飘着丝丝寒风，春天的迹象并不明显。我不怕冷，我在田野里无拘无束奔跑着，像个疯子，那一刻，田野就是我的乐园。

忽然，田埂上一朵金黄色的花让我停下了奔跑的脚步。

那明亮的黄色像一枚圆圆的太阳，霎时温暖了我，我蹲下去，用手抚了抚它细碎的花瓣。那朵花像是一直对着我笑，明晃晃的笑容里，盛着太阳的热，我把手抽回来，放在鼻尖嗅了嗅，一股清香的药味儿沁入心脾。

我对田野上的母亲喊：妈，妈，我看到一朵好看的花！可漂亮了。

母亲提着藤篮，只顾着挖野菜。她才懒得理我。

我疯了一样地冲着她的背影大声呼喊。

妈，妈！你快过来。母亲这才仰起脸，提着藤篮慢慢朝我这边走来。

待走到我这边，母亲放下藤篮看了一眼田埂上的花后，对我说：孩子，这是迎春花，春花，它一开，春天就来了！

“春花”，“春天就来了”，我对母亲呢喃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母亲手指远处的田埂对我说：那边上还有很多呢，这种花喜欢长在路边的田埂上，土地越是坚硬的地方越容易生长，是春天开的最早的花。母亲还告诉我这种花不但可以吃，还可以入药，谁家孩子发烧了，把春花熬成汤，喝下去就好了。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六岁的时候也喝过这种药，母亲和父亲曾捏着我的鼻子，强行把黑色的药汤灌到我的嘴里，我打小就不爱吃药，却又爱生病，父亲和母亲只能动用强硬的手段对付我的抵制。我闻着手指上的药味回想着春花的味道，它有淡淡的苦和涩，其实并不太难喝。

我问母亲，那现在是春天了？母亲笑着说：是，春花开了嘛，当然是春天了。我喜欢春天，我喜欢春花，我对母亲说。春天好多的春花，多漂亮啊！我用手环抱着，丈量着很多很多的意思。那么多的春花像那么多的太阳，所以春天就不冷了，我在心里理解着春天和春花的意思，并用肢体和语言简单地表达给母亲看。

母亲才懒得理我，提着篮子去挖她的野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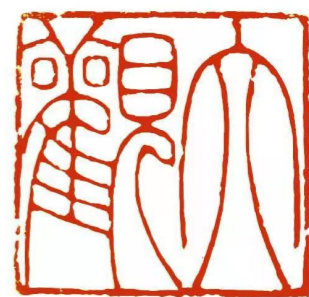
田野里静悄悄的，我附身在春花的旁边，脸贴着松软的土地，仔细地看它，看着它绿色的锯齿状的叶子匍匐在地上，一管长长的肉色的茎撑着明艳、鲜亮的花朵，风一摇，它就轻轻晃动，花瓣微微翘起，但并不显得凌乱。就这么一朵花，在田野里，吸引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她为此安静了半天，直到母亲挖了满满一篮野菜。

夕阳从田野里沉下去，好似沉到冬天的火炉里，母亲叫着我的乳名，我才恋恋不舍地从春花的旁边爬起来，像个大人对着春花鞠了个躬，然后飞快地追上母亲的背影。

乌鸦在身后嘎嘎叫着，天黑了下去。

后来，我上学读书，才从书本上知道这种花的学名叫蒲公英，并非母亲说的迎春花，母亲不识字，当然说不上蒲公英的名字，我在书上仔细品味蒲公英三个字，觉得“蒲公英”三个字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它的特点，学名就是学名，相对来说是准确的。其实，母亲说它是春花也不为过，早春时节的坝堤和路边，总会发现蒲公英早早地和着春天的节拍开放，甚至春寒料峭的时节，蒲公英也挥着暖暖一抹黄色，像是一把燃烧的火炬照亮生活中的不如意。这时无论你是什么心情，只要看到萧瑟的风中开着这么一小朵一小朵的花儿，心情都为之明亮温暖起来。

这明亮的黄色驱走了冬天的阴霾，驱走了心灵的悲观，还有什么花能如此让我记住春天呢？倘若开在春天的花，我们不妨把它们喊做春花吧，迎春花也罢，桃花也罢，杏花也罢，它们都比蒲公英艳丽，都比蒲公英开得纷繁，可是，我还是记着母亲在我八岁那年告诉我的话：这是迎春花，春花，它一开，春天就来了！



信笔扬尘

如坐春风

余肿国

春节过后，风就温软了，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开学的季节，将孩子送进学校，自然想起了老师。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到尊师如敬父。当然，学生的作业本都是烟盒纸订的，花花绿绿，煞是喜庆，却常常张冠李戴。过了大概半学期，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就都换成了白纸本——郑老师自己掏钱买来白纸，裁好，订好，在封面上写好年级姓名，一人发一本，写完了再找他换新的。我记得当时一张白纸七分

钱，两个班大概百来人，一人一本就是七块钱左右。我不知道七块钱占郑老师工资的多少，但我记得，我们的白纸本让其他班级的学生眼红不已，我也很珍惜白纸本，做作业时先在吃饭桌上打好草稿，再一笔一划誊抄上去。白纸本极易卷角，每次交作业我都仔细抚平整了，课本反而卷得像吹火筒。

那时虽顽劣，但上学还是我们盼望和喜爱的，可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学业却是岌岌可危的——时常有同学辍学回家帮父母侍弄责任田去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学业，郑老师经常周末家访。那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郑老师就凭着双腿，用脚步丈量了一河两岸的所有村道。他像个牙切齿地将木棍举过头顶，呼哧而下，声势吓人，待到我们头顶上方却来个急刹车，木棍只在我们头上轻轻一敲，威严面目瞬间也变成吟吟笑脸，说：“你这伢，怎么样哦？”我们能怎么搞呢，只能红着脸朝他吐舌

头。我们都怕郑老师，却也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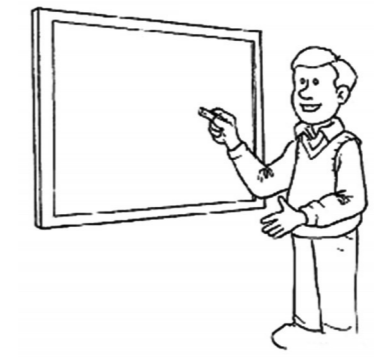
我入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的学费要不了块钱，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上不了学或中途辍学。我和绝大多数同学的作业本都是烟盒纸订的，花花绿绿，煞是喜庆，却常常张冠李戴。过了大概半学期，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就都换成了白纸本——郑老师自己掏钱买来白纸，裁好，订好，在封面上写好年级姓名，一人发一本，写完了再找他换新的。我记得当时一张白纸七分

钱，两个班大概百来人，一人一本就是七块钱左右。我不知道七块钱占郑老师工资的多少，但我记得，我们的白纸本让其他班级的学生眼红不已，我也很珍惜白纸本，做作业时先在吃饭桌上打好草稿，再一笔一划誊抄上去。白纸本极易卷角，每次交作业我都仔细抚平整了，课本反而卷得像吹火筒。

专或大学，出了几个教授、科学家，遇上家里困难实在上不下去学的，他就代缴学费、书本费。

那时候小学有写字课，郑老师教语文不教数学，许多班级的写字课挂羊头卖狗肉，变为语文课或自习课，但郑老师的写字课是毫不苟且的，他总在课前用宣纸写好示范字，课上挂到黑板前，先讲解点画和间架结构，然后让我们临摹。记得那时候他让我们练习的是颜体楷书，偶尔也带一两幅行楷书法作品到课堂上，向我们讲一些基础的书法知识。只有一次，他自己写了个草书的“虎”字挂到黑板前，硕大，占了半个黑板，他不无得意地指给我们看哪儿是虎嘴，哪儿是虎尾，经他一点，我们发现这个“虎”还真像一只老虎，昂首甩尾，呼啸山林，笔走龙蛇间，王者之风尽显。后来，我们班有个同学成了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是否得益于郑老师的写字课不得而知。我虽没能成为书法家，可郑老师却培养了我对书法的爱好和审美趣味。

工作后，与郑老师同居小城，但见面并不多，偶有邂逅，不过寒暄两句便罢，并不知道他就住在孩子就读的这所高中的隔壁巷里，今日偶遇，甚是惊喜。郑老师的欣喜也溢于言表，将我引进书房，大声喊师娘，一家几口，排行老几，遇上不准备让孩子继续上学的父母，他就“连哄带骗”——说我们是好苗子，能念得出书来。似乎为了证明他的预言，我们那两个班还真有不少人都上了中



半人高练过字的毛边纸，也堆叠得整整齐齐。环视书房，不禁想起元人翁森的句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师生闲话，不胜欢洽。我没想到，郑老师竟然对我们当年同学的名字，相貌，甚至调皮的情状，某个同学某篇出彩的作文，都记得清清楚楚，毫厘不差。四十多年了，他任教的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教过的学生更是一届又一届，他的记忆像他的书房一样杂而不乱，真让我惊叹。郑老师问起我的工作、家庭，尤其是孩子的读书情况，他告诫我，对孩子的教育要像春风而不能像寒风——寒风一到，万物萧瑟，春风一吹，心扉敞开，心扉敞开了心智就开了，心智开了花儿就开了。他指着墙上“如坐春风”四个字说：“这四个字，旁人或以是我的自得，其实是我的自勉。”

小说世情

尊严

徐骥

每年桃红柳绿时节，他便晃悠悠挑两只竹篓走村串巷贩卖小鸭子，五元钱一对，一公一母。

他风里来雨里去地做这营生二十年了。老婆说竹篓太破旧了，换两只吧。他憨笑着没说话，岁月与光阴的抚慰，让他对这两只闪着幽光的竹篓，及竹篓里的每只小鸭子，都有了一种莫名的眷恋。

这天，阳光煦暖，他刚在城郊歇下担子，几位卖小菜的妇女围拢过来，见了活蹦乱跳的小鸭子，大为欢心，很快便你几对她几地抢着买开了。“慢点，不要弄伤了小鸭子”，他有些担心地叫着，两只糙树皮一样的手飞快地忙活起来。

小鸭子的嘎嘎声脆嫩嫩的，小鸭子的模样呆萌萌的，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使劲摔下手里的玩具熊，挤进人丛，嘻嘻笑着，伸出白嫩的小手便去捉那些可爱的小鸭子。

他小心翼翼地挡开男孩的手，但男孩仍倔强地伸出了另一只手，他不得不同时捉住男孩的两只小手，小男孩急得哭起来：“妈妈，妈妈，我要小鸭子……”

一只丰腴白嫩，戴着金灿灿手箍的手从男孩背后伸出来，手里捏着伍拾元钱。

“给我抓一对。”语气凌厉。他有些诧异抬起头来，落入眼帘的是一位发髻如云的时髦少妇，少妇那美丽冰冷的大眼睛瞟着远处的云，将钱直截递到他胸前。

“对不起，我不能卖……”他嘴唇抖了抖，客气地对少妇说。少妇回过头来，一双杏眼瞬时瞪得鹅蛋大，伍拾元买一对小鸭子，已是天价，她不明白这个衣衫不整的鸭贩子是怎么想的。

“不卖……”他的脸红得像刚灌进了猪血。

“少妇”嘲一声收回钱，冷哼一声，抱起男孩，丢下一句“真是二个二百五”，径自走了。

望着少妇愤懑的背影，他局促不安地搓着双手，搓得手上泥灰俱